



长夜惊雷

上海人民出版社

长 夜 惊 雷

(上海轻工业工人解放前斗争史片断)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长 夜 惊 雷

上海市轻工业局厂史编写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25 字数 87,000

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统一书号: 11171·118 定价: 0.24元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毛主席语录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

编 者 的 话

这里，记载的是上海轻工业工人解放前斗争史中的一些片断。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中国原料多、市场大的特点，开设大量轻工业工厂，重利盘剥中国人民。在所谓“利华”等骗人的招牌后面，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的反动政府和官僚资本家，对中国工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压榨和蹂躏。怡和洋行、海宁生洋行、沙利文面包厂等的洋老板的剥削史，都是一部部血腥的罪恶史。他们把中国工人的血汗，化为美金、英镑……，把中国工人的白骨，垒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几十年来，上海轻工业工人，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采取各种形式，同帝国主义、反动政府和反动的资本家，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他们的斗争，犹如浦江之水，奔腾澎湃，从不停息。在漫漫的长夜中，响起了一阵阵惊雷。

这本书的内容，就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反映上海轻工业工人，为配合我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掀起一个个的波澜壮阔的罢工运动，狠狠地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解放以后，特别是在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上海轻工业工人遵循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他们深深懂得：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万里征途放眼望，五洲风雷心中装，胸怀全球，干劲倍增。他们决心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为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的厂史编写组的成员，大多是来自机器旁的工人。在局党委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各厂工人同志的亲切鼓励和支持下，我们拿起了笔，满怀革命的激情为工人阶级编撰历史，为无产阶级谱写颂歌。但是，由于我们的政治水平和写作水平有限，在编写工作中一定还存在缺点和错误。我们殷切地期待着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上海市轻工业局厂史编写组

目 录

怒烧“哈德门”	1
警署夺枪	12
怡和啤酒厂亏损的秘密	25
面包工人痛打洋鬼子	35
愤怒的家庭女工	42
“三星蚊香”老板“抵制日货”真相	50
纸厂烈火	56
拒造“鬼子车”	65
帝国主义的“害华公司”	73
包围“老晋隆”	83
冷饮厂的惊雷	90
抽逃资金阴谋的破产	102
罢印伪钞的斗争	110
只有拿起枪	119

怒烧“哈德门”

香烟，是大家所熟悉的东西。可是在旧中国就连这种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东西，也被帝国主义垄断。现在的上海卷烟厂，前身就是英、美帝国主义合办的“英美烟草公司”所属的英美烟厂。那时生产的并不是“中华”牌、“光荣”牌等香烟，而是一连串外国名字的“洋烟”。如“哈德门”、“茄力克”、“大英”牌等等。因此，一提起这些“洋烟”，上海卷烟厂的老工人总忘不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历史，同时，也忘不了烟草工人怒烧“哈德门”的英勇斗争。

“哈德门”的来历

中国原来没有香烟。鸦片战争以后，英、美等帝国主义依靠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继而又取得了种种特权，在中国开起厂来，大规模地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当时帝国主义在上海开设的英美烟厂就是一例。

英美烟厂生产的有一种“哈德门”牌香烟。“哈德”，是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华时的一个英军头目的名字，当时，由他带领的侵略军攻入北京城的崇文门。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由于侵华“功劳”，帝国主义就将崇文门改为“哈德门”，并把它作为香烟的一个牌号。妄图向中国人炫耀他们的血腥罪

行，进一步灌输奴化思想。

那么，英、美帝国主义是如何在中国侵略掠夺，开厂剥削的呢？

当英、美帝国主义刚踏进中国领土的时候，就想把香烟卖给中国人，从中牟取暴利，可是谁也不睬他们，于是，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奉送”。过了一些时候，当他们看到中国人已经对香烟感兴趣了，就开始大量倾销。到一九〇二年，英国帝国烟草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就合伙开办了“英美烟草公司”（总公司在伦敦），并直接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开起厂来，这就是英美烟厂的老厂。

英美烟厂的资本家还利用中国一些地痞流氓分头到山东益都、河南许昌、安徽凤阳等烟叶产区，搜刮和掠夺原料，他们和当地官厅、地主勾结在一起，设立烟叶收购站，直接和农民接触。起初，英美烟厂的资本家以赠送种子，并“保证”以现金高价收购为饵，诱骗当地农民将粮田改种烟叶。但等到烟区扩大，产量增加，英美烟厂的资本家就不断地降低收购价格，迫使农民廉价出售。在收购期间，农民还要受种种折磨和额外剥削。如在许昌，烟农必须到资本家指定的远在一、二百里路以外的地点去等候收购。在评价时，英美烟厂的资本家又故意挑剔，压低等级。明明质量很好的烟叶可卖头等的，只给你评上个二等甚至三等，烟农不肯卖，资本家把蓝眼珠一瞪，叫来官厅保驾，公差说：“谁不照契约办事（事先洋鬼子先付了定洋和烟农签订了契约）就带到衙门问罪！”烟农借了高利贷，付出比种小麦、大豆高出几倍的成本，起早摸黑，一年的血汗，就这样被英美烟厂的资本家明买暗抢去了。烟农受了欺骗，生活更困苦，于是英美烟厂的资本家用贷款来进一步欺骗烟

农。这样，烟农们年年月月受盘剥，生活真比烟叶还要苦三分，而这些外国资本家垄断了卷烟原料，腰包却越填越大。

英美资本家由于有本国政府做“靠山”，中国反动政权做“支柱”，买办资产阶级当“领港”，他们的掠夺手段越来越狠，剥削黑心也越来越大。一九一七年，他们就在老厂附近开设新厂，大兴土木，建造厂房和添置机器，工人增加到六千多人。一九二五年，又在上海通北路增开了英美烟厂三厂。到一九四一年时，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各地，共有分公司和办事处二十八处，在上海、汉口、天津等地有工厂十一个。此外还拥有制造、运销、原料、印刷、包装、信托等十一个附属公司。几乎垄断了当时上海和中国各地的卷烟市场。

据统计，英美烟厂老板在中国头四十年的侵略剥削中所掠夺的利润，约合几亿美元。仅这个数字，就已相当于它在中国最初投资的三千多倍。英美烟草公司首任董事长，英国“烟草大王”杜克死去时，遗有财产一亿美元之巨，这些钱，都是从中国广大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哈德门”，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残酷剥削中国工人的血泪斑斑的罪证。

“哈德门”是地狱门

“哈德门”是英美资本家的发财门，却是中国烟草工人的地狱门。

英美烟厂资本家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待。首先是劳动环境十分恶劣。窗子全部用铁丝扎起来，整个车间象个大蒸笼，又闷热又潮湿。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人成年累月地繁重劳动，昏倒在机器旁是常见的现象，飞速旋转的皮带盘没有一个防

护罩，事故经常发生。狠毒的资本家对遭受工伤的工人根本不给医治。

英美烟厂资本家还规定了多如牛毛的厂规，限制工人的行动自由。光是不准讲话，不准随便走动，不准吃东西，不准东张西望等等规定，就有七十条之多。这些名目繁多的“厂规”，是套在工人头上的枷锁，把工人压得透不过气来。

当时，工人一天要干十三、四小时的活，中午放工时，许多工人来不及回家吃饭，又没有钱到厂外去买饭，只得带点冷饭来充饥。可是，洋老板和工头管得很紧，不许工人在车间里吃东西，要是查出来，就会以“违反厂规”为名，立刻给你处罚。一天中午，女工阿珠在车间里吃饭，被工头看见了。狼心狗肺的工头抢过饭碗，捞了一把烟丝塞在里面，蛮横地逼着阿珠吃下去，阿珠坚决反抗。工头一把抓住阿珠的头发大声叫了起来：“吃下去，不吃马上开除！”这时旁边的工人越聚越多，这个工头看到工人们个个眼睛里喷着怒火，才没敢强迫下去。后来，阿珠还是被扣了半天工钱。工人不但吃饭没有自由，就连大小便也要受到无理的限制。工人大小便要领牌子，没有牌子不能随便上厕所，否则被工头看见就要拳打脚踢，甚至开除出厂。

在英美烟厂这个大地狱里，童工和女工更是被压在最底层。资本家为了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招收了大批童工。据统计，在开厂初期，招收童工的人数占全厂的三分之一左右。收进的童工中大都是一些十二、三岁的孩子，最小的甚至只有九岁、十岁。而他们却要牛马般地干成年人的活。成年工的工资已经很低，而童工的工资只能拿成年工的一半。工头对童工任意虐待，稍不称心就是一顿皮鞭，或者罚他们双

手捧着几十条香烟，跪上三、四个钟头。在洋老板统治下的童工，整天拚死拚活给资本家卖命，换来的只是一日两餐照得见人影的稀粥汤。再加上睡眠不足，不少孩子都被折磨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

在这个大地狱里，工人不仅受着种种折磨，而且还有随时被解雇的危险。英美烟厂的洋老板经常到车间巡视，看到四十岁上下的工人，就认为没有劳动力可剥削了，就收去工牌，踢出厂门，这叫“踢老人”。有一个叫贵全妈妈的工人，在厂里做了二十多年工，年老体弱，被洋老板一脚踢出，沦为乞丐，不久饿死在厂门口。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二日，英美烟草公司在浦东老厂门口突然钉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老厂关闭，永久不开”。一次就开除了三千多工人。原来，洋老板因为老厂的机器设备和厂房都比较陈旧，嫌生产效率低；厂离码头又远，运输不方便，成本也高。洋老板为了更多地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就关掉老厂，在其他地方另开新厂。至于工人们失业后的生活，贪得无厌的洋老板是根本不管的。被开除的工人聚集在厂门口，都气愤地说：“总有一天要烧掉这人间地狱！”……

怒烧“哈德门”

英美烟厂资本家的残酷压榨，必然引起工人强烈反抗。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九〇六年浦东烟厂工人第一次罢工算起，到上海解放前夕，英美烟草公司上海各厂的工人大大小小罢工斗争，先后共达一百二十七次之多。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人阶级反对帝国

主义的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烟厂的工人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办起了夜校，成立了工会，工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一批批优秀工人参加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工人们有了自己的组织，对洋老板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日本强盗杀害了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人顾正红。五月三十日，英国强盗又在南京路开枪屠杀游行示威的工人和学生。血淋淋的惨案，激起了全上海人民极大的愤怒。中国共产党号召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跟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上海总工会就在这时成立。在六月一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告全体工友书》：

“我们的身体好象牛马一样，
我们的性命好象虫蚁一样，
报仇雪耻，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
工友们！起来呀！罢工呀！”

在党的号召下，全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长期埋藏在人民心底的怒火，炽热地燃烧起来，自六月一日至六月十七日半个月中，上海就有二十五万人参加了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行列。

英美烟厂工人和全市工人一起，热烈响应党的号召，掀起了“五卅”反帝斗争的风暴。罢工首先由浦西英美三厂开始，然后扩展到浦东新、老两厂。六月四日，工会在三厂组织了一支十多人的宣传队，分成两组，渡过黄浦江，到新、老两厂联络罢工。去老厂的那一组由纠察队长潘金荣率领他们依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一到厂门口就站得高高地宣传起来。几个女工飞也似地奔向各车间大声喊着：“大家关车啦，到厂门口去

听三厂兄弟演讲啊!”“三厂已经罢工了,我们也不要再做了!”听到女工们一喊,大家立即关掉了机器,向外冲去。一路上不断地高喊:“兄弟姐妹们,大家快出去听演讲啊!”霎时,各车间的机器全部停了下来。包香烟的商标纸,空壳子,顿时在车间里飞舞,地上抛满了成堆的香烟。

一个工头贼头狗脑地跑到厂外张了一眼,急忙奔到写字间报告洋大班。洋大班害怕工人听了演讲会闹罢工,急忙带了一批工贼走狗,跌跌撞撞地赶到厂门口,把两扇大门关了起来。他一眼瞥见工人们正从车间里涌出来,便象疯狗一样对大家嚷道:“统统不许出去,哪个出去就开除他!”几个走狗也趁势在一旁叫嚷:“识相点,还是进去做生活,谁听演讲就叫谁去吃官司!”工人们见洋大班关了厂门,厉声责问洋大班:

“为什么关起大门?”

“为什么不让我们听演讲?”

“外国人没有资格干涉中国工人的事!”

这时,新厂的工人冲破洋大班和工头的阻挠,在宣传队的带领下,正向老厂这边涌来。他们见老厂的两扇门关得死紧,工人们被拦在里面,就拾起路旁的石块、砖头,雨点似地向铁门砸去,齐声高喊:“老厂兄弟们,快点出来呀!我们已经罢工了!大家拿出勇气,快点冲出来!”老厂的工人听到外面在叫喊,知道新厂工人已经行动起来,就不顾一切冲出厂门。于是新老两厂八千多工人汇合在一起。

厂门外面宣传队队员们高高地站在凳子上,向大家讲述“五卅”惨案的经过。悲愤激昂的演讲,点燃了工人胸中的怒火,人人振臂高呼:

“替顾正红报仇!”

“打倒帝国主义！”

“中国工人团结起来！”

“收回租界！”

忽然，远处跑来几个工人对大家说：

“日华纱厂的洋鬼子、走狗，阻止工人罢工，工人们正与他们搏斗……”

“到日华纱厂去！到日华纱厂去！”工人们喊着。

大家潮水般地涌往附近的日华纱厂。日华纱厂工人见大队人马前来支援，与鬼子斗争更加奋勇。纱厂的日本大班惊惶失措，急忙打电话给三区警署，要求派武力镇压。

大家正要上街游行，突然被全副武装的反动警察迎面拦住。警察不问情由将跑在队伍前面的四个工人抓了就走。大家冲上去怒吼着：“你们讲理不讲理？罢工是我们工人的事情，你们为什么要干涉？你们为什么要抓人？要去大家一道去！”“对，要去大家一道去！”几千个工人一齐向警察冲过去，警察见势不妙，放下四个工人，拔脚就逃。

在党领导下的五卅运动中，英美烟厂的工人坚持了四个月的反帝大罢工，并且，同全国工人阶级一起参加了抵制英货、日货的斗争。罢工的第八天，全市工人参加了市民大会。在这个十万多人的群众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交涉条件，要帝国主义者惩凶、赔偿、道歉、撤退驻华军队，取消领事裁判权，中国人在租界内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工人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等等。大会又决定，从这天起和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抵制英货、日货，以迫使帝国主义接受条件。

烟厂工人根据大会决定，立刻投入了抵制英货、日货的运

动。男工们组织了三个行动大队，女工们也组织了宣传队。他们写标语、印传单、拆掉英美烟草公司的广告牌子，劝阻商人不经销，市民不吸英美烟草公司的香烟，并写信通知报馆停止刊登英美烟草公司的广告。工人们兴奋地说：“这次要洋老板看看我们中国工人的厉害。”工人组成的宣传队走遍了大街小巷，他们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都主动地将袋里的“哈德门”等各种牌子的“洋烟”，拿出来交给宣传队，表示反帝的决心。行动的第二天，工人就拆除了几十块广告牌，收集到大量英美烟草公司的各种香烟。盛行一时的“哈德门”等香烟再也没人问津。《申报》上原来刊登英美烟草公司广告的地方，也开了“天窗”。

洋老板一看形势不妙，便把蓝眼珠一转，狞笑着又使出了“奉送”的老把戏，企图破坏工人抵制英货、日货的运动。他们叫来了一批走狗，在马路、人堆里到处乱扔“哈德门”等香烟。他们恶毒地盘算着，只要有人拾起这些香烟，就证明“哈德门”等香烟在中国还有市场，英美烟厂还能在上海立得住脚。等工潮平静下去，就不愁捞不回损失。

洋老板的这个如意算盘很快就落空了。工人们一发现这种情况，马上采取措施。纠察队长潘金荣带了几十个队员，分头把正在扔烟的家伙围了起来。纠察队关押了几个为首的顽固分子。其余的家伙见到工人的这种声势吓得再也不敢为洋老板扔烟了。

洋老板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准备把香烟悄悄地运到别处去贩卖。但是如何运走呢？走铁路，铁路工人早已罢工；走水路，码头工人也举行了示威游行，拒装拒卸英、日货物。商量结果，决定雇两艘白俄的驳船，趁工人不备溜出